

> 往事

老爷爷·腊肉·小女孩

□ 杨亮

工地上发了奖金,我想在年前买块腊肉,回老家过年时带回家吃。我赶到大山深处的阿旺镇上的时候,已经下午四点了。年三十前最后一街的集市正在渐渐散去,背着旧化肥袋子穿着旧棉衣刚卖完山货的山区农民,又买了新衣服、塑料盆、用饮料瓶装的白酒等日用品,花花绿绿地仍然用那个化肥袋子装着,踏着西沉的太阳,匆匆忙忙地走向回家的山路。

羊肉摊旁边的一位老爷爷和一个小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老爷爷看上去像有六十多岁了,黝黑的脸上皱纹沟壑纵横,指甲又长又脏,脚上一双绿色胶鞋至少有三个洞,鞋面已经被山里的红土染成了土红色。一根竹烟管含在嘴里,在不停地吧嗒吧嗒吸着黑黑的“老早烟”,远远看着像个雕塑。

老爷爷身后的小女孩和我女儿差不多大小,七八岁的样子,穿得极其简单,用春夏的衣服抵挡着冬天的风,扎着两个羊角辫子,脸颊上的“高原红”丝毫没有遮掩住皮肤的皴裂。小女孩在凛冽的寒风中紧紧地靠在老爷爷的身上,只为寻得那一丝丝的温暖。

他们的面前,放着一块带骨带皮黑得像块煤炭一样的烟熏腊肉。

走到他们面前,我问老爷爷:腊肉多少钱一公斤?他没有及时回答我,还在吧嗒吧嗒地吸烟。小女孩怯生生地小声道:12元一公斤。一看就不是生意人家。

我蹲下去,问小女孩说:“为什么快过年了还把腊肉拿出来卖掉,难道家里腊肉很多吗?”小女孩撇了撇嘴,似乎寒冷、胆怯、害羞正交织在她的脑海里。老人仍然在吧嗒吧嗒地吸着“老早烟”。

原来,小女孩在读小学一年级,爸爸长期生病卧床,她的妈妈外出打工几年没回家了。她和爷爷出来卖腊肉,奶奶在家照顾爸爸吃饭,还养猪放羊。爷爷奶奶说:卖了这块腊肉,要给她买套新衣服过年穿,剩下的钱,过年后开春了家里还要用来买化肥,种地也要花成本的。

这样的家庭条件,人家也照样生活得很坚强,仍然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。

我的思绪一下就回到了我的童年,一场意外的大火把我家烧得家徒四壁,因为那时候去供销社买布买棉花都要布票,且发生火灾后家里也没钱买布买棉花来做新衣服。我穿过很多亲戚给的衣服,也在冬季穿过六七件单衣来抵御寒冷。

大爷,大爷,你买腊肉吗?我被小女孩从回忆中唤醒。

我问她:你们是不是一早就从家里出来了,中午吃过饭了吗?她说早上奶奶揉了两个饭团,她和爷爷边吃边赶路,中午腊肉没有卖出去,也没钱吃。

对话好像触动了小孩子本能的自尊心,她回答我的问话时,一直低着头双手揉着衣角。我说:腊肉我买了,我再买两碗羊肉米线给你们吃。

爷爷没说话,小孩也没说话,或许,她是真的饿了。

羊肉摊老板放下收摊的活,在汤锅里烫了两碗羊肉米线,特意多加了几片羊肉,我端给了这爷孙俩。寒风中飘过羊肉汤的香味,寒风中有了温暖。

我去路边的小百货店里,给小女孩买了一套新衣服,给老爷爷买了一双新胶鞋。

那块腊肉,是羊肉摊的老板帮忙称的,也就合七十来块钱。

面对这套新衣服和这双鞋,小女孩一下子不知所措。不知什么原因,也许心理上是不接受的。或许是自尊,或许是防备。

好在羊肉摊老板是本地人,我说明了我的心意,他帮忙用当地方言和小女孩交流后,小女孩才扭捏地从我手上接过了衣服和鞋子。

再问小女孩,我才知道老爷爷是个聋哑人。怪不得集市都要散了这腊肉都卖不出去,原来是没法交流。但如果爷爷不把这块腊肉背出来,小女孩也没办法把这块腊肉拿出来卖了换钱。

这不只是一块腊肉,这是一个山区家庭生活的希望。

年后,我又去过几次阿旺赶集,却再也没遇到过小女孩和她爷爷了。

我离开陶家小河的工地至今,一晃二十八年了,马上又是春节了,不知当年的小女孩和老爷爷,在时代的进步中,是否已经生活如意、健康幸福了。

> 世相

那个让我刮目相看的孩子

□ 丁蕾

讲台上摆着一堆橘子,我故意放了一个小的在里面,让孩子们上来领取。心里想,谁会要这个小橘子呢?没想到,个子最高的智杰,却伸手拿起那个小橘子。我有点意外,随即朝智杰微笑,竖起了大拇指。原来人性中的有些闪光点,跟成绩无关。

智杰的成绩一度让我焦虑,作为初中生,他连最基础的生字词默写都过不了关,更别说其他知识点了。但他课外喜欢打篮球,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。夕阳下,我看着他篮球场上挥洒汗水,好像有无限的激情与活力。青春的美好,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我想他应该拥有一个更光明的人生。

那时正是初三,我找到智杰:“你那么喜欢篮球,以后的职业规划是什么?”

“做一名体育老师。”智杰明确地告诉我。我心里暗喜:“你的理想很好呀。但哪怕是做体育老师,也需要一定的学习成绩做门槛,你得努力呀。”

智杰似乎听进了我的话,然而作业效果仍不理想。于是我又找到他说:“看来你的学习有一点难度。这样吧,你不需要跟着我的教学进度走,但要攻下语文那些最基础的部分。”

智杰没想到我会对他网开一面,课堂上明显打起了精神,开始用起功来。字词过关、古诗背诵……从作业本上的错别字开始,从基础开始,一遍两遍乃至多遍,直到掌握了为止。学习不就是让自己有个盼头么?

中考前那段时间,我看到智杰全身心地扑在各科学业上,为前途一搏。但开始努力毕竟有点晚,语文虽然及格了,总分却没过普通高中分数线,他无奈去读了职高。

几年时间一晃而过。再次见到他时,他的个头似乎并没有长多高,但壮实了很多,伸出来的胳膊肌肉很结实。得知他已经在一所大学读体育专科,我由衷地为他高兴。他说还想考体育本科、考教师资格证,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智杰,目标明晰,动力满满,但更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他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。

他说寒暑假都在打工,一个月能拿到三千元,我以为他是为了体验生活。后来才知道,他在校的日常开支完全靠自己,勤工俭学。听得我大吃一惊,肃然起敬。

但我有点想不通,青春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家里为什么不给他经济支持?是家庭困难吗?智杰告诉我,家里经济还可以,但他不想要家里的钱,想自己独立、自食其力。多少同龄人还在依赖父母时,智杰已经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学业和生活。这样的孩子多难得啊。

“老师,您说过,语文是一门可以自学的学科。”智杰跟我分享了一个秘密:当年他读职高,参加春季高考时,差不多靠自学。150分的语文,他考了119分,是考得最好的一科。听到这里我再次有点意外,谁会想到当年那个语文勉强及格的孩子,几年后会有如此突飞猛进的进步呢。

原来,让人刮目相看的是,一个少年在认清方向后,用独立的骨气、坚定的目标,正一步步把“不可能”变成“可能”……

看来,当年主动拿小橘子的智杰,的确不一般呢!

> 游记

丽江古城的时光机

□ 赵雅静

踩在丽江古城的五花石上,灵魂就像按下了时光机的开关。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穿越,而是细水长流的、一点点漫上心头的旧时光,慢慢舒展,绽放。

石板被八百多年的脚步磨得发亮,雨后更甚。红的、青的、灰的纹路浸在水里,像被岁月晕开的画,脚下稍不注意就打滑,所以要慢下来,一步一瞧。

我循着流水声往里走。古城的水是活的,从黑龙潭流过来,分三脉穿城,顺着街巷绕屋而过,家家户户门口都飘着几缕垂柳。水不深,清得能看见水底的碎石和偶尔摆尾而过的小鱼,叮咚声跟着脚步走,倒比导游的讲解更贴心。

路过一座单孔石桥,桥栏上爬满青苔,摸上去湿滑凉润,如同碰到了古人的指尖,或许几百年前,也有赶马帮的汉子靠着这栏杆歇脚,抽一袋早烟,听马蹄声近了又远。

转进一条窄巷,游客少了,烟火气浓了。两侧是“三坊一照壁”的纳西院落,土黄色墙体配着黛瓦,木窗上刻着花鸟,纹路里积着薄灰,却越看越有味道。

巷口摆着个竹筐,里面堆着晒干的草药,药香混着旁边茶馆飘来的普

洱茶香,裹着湿润的空气扑进鼻子里。

一位纳西老人,穿着蓝色的大褂,肩上搭着件羊皮披肩,披肩两端绣着圆圈的布盘,底下缀着七个小布盘,像缀着日月星辰。

老人坐在竹椅上翻晒东巴经,泛黄的纸页上画着奇怪的符号,曲曲弯弯,像山石,又像流水。“这是东巴文,咱们纳西人的字。”老人见我好奇,笑着招手让我进去,“一字一世界,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。”

天井不大,中间有个石槽,承接屋顶落下的雨水,这是纳西族住宅的讲究,既排水又聚气。

老人给我倒了杯热茶,茶味醇厚,入口回甘。他指着墙上的照片,是年轻时的自己,牵着马,披着同款羊皮披肩,身后是热闹的四方街。

“以前啊,这古城是茶马古道的要道,四方街天天有集市,汉、藏、白族的人都来交易,马帮的铃铛声整夜都不停。”老人的手指摩挲着照片边缘,声音慢下来,“我爷爷就是赶马帮的,每次回来都给我带块奶糖,藏在怀里,糖纸都被体温捂软了。”

我不禁想到,那时的五花石路上,马蹄踏过石板的声响、马帮汉子的吆喝声、商铺里的叫卖声交织,该是多热闹。而木府里的木氏土司,正

靠着“官民异姓”的法子守着这片土地,让汉藏文化在这里慢慢交融,万卷楼里的诗书,和街头的铜器敲击声,竟也和谐得很。

老人说,现在年轻人大多出去了,但东巴文、扎染、银器这些手艺,还是有人守着,就像这古城的水,不能断。

坐了很久,雨又下了起来,是浙浙沥沥的小雨,打在天井的石板上,嗒嗒作响。老人把东巴经收进木盒里,动作轻柔,像对待易碎的珍宝。“你看这雨,和几百年前没两样。”他望着屋檐下的雨水,“古城的日子,就是这样,慢得很,也长得很。”

我起身告辞,老人送我到巷口,叮嘱我顺着流水走就能回到四方街。雨雾里,他的身影和纳西院落融在一起,羊皮披肩上的日月星辰,在微光里闪着温和的光。

我踩着湿滑的五花石往回走,流水声、雨声、远处隐约的歌声交织在一起,竟分不清是当下还是过往。

这古城从不是陈列的遗产,而是活着的时光机。每一块石板都记着马帮的蹄声,每一缕流水都载着纳西人的故事,每一位守在这里的老人,都是时光的摆渡人。

走在其中,不用刻意回望,历史就顺着烟火气,漫进了心里。